

在一所大學，存在作為方法

知識不是結果

是試圖逼近某種秩序的運動

我們來到這裡

不為獲得答案

而是學習如何與未知共存

一條路通往圖書館

也通往自己尚未成形的思想

而課堂，不是舞台

是沈默的練習場

把語言還給語言本身

把信仰拆解成問題再重組

這裡沒有必然

連建築也在懷疑自己是工具還是容器

時間在這裡不只是流逝

是一次次存在的實驗

用身體作為註腳

註釋那句尚未說出的主張

如果我們終將離開

也請讓我們帶走一種能力

在世界裡，不倉皇地思考